

于斌遺愛人間

周丕正

記康寧會與康寧醫院

社會福利嘉惠大眾

本年八月十六日晚十一時十五分，正將就寢時，忽然電話鈴響，拿起話筒聽出是新生報李鄂生兄的聲音：「于先生去世了，電視正在播新聞」，轉身打開電視機，正顯現其九日首途前往羅馬參加教宗喪禮，在松山機場接受記者訪問的情景，驚詫之餘，默然良久。于先生近兩年的健康情形大不如前，同仁嘗為隱憂，雖是早有預感，噩耗傳來，仍覺得太突然了。

先生不僅是一位傑出的宗教家，也是教育家、政治家，更是中華傳統文化的維護者，他以儒家兼容並蓄寬宏大度的精神，敬天祭祖，使中國固有倫理道德發揚光大，間接的駁斥部份教會不對國父遺像及國旗敬禮之不當，對關斥共黨邪說尤不遺餘力，在其畢生傳教濟世的旅程中，熱心參與實際政治，致力於國家的民主法治與團結，值國家危難的時候，僕僕風塵奔走海外，充分發揮了全民外交的功能。（于先生在光復大陸設計委員會致詞會謂：「國民外交」這個名詞不太妥當，好像有點輕看政府的意思，現在改用「全民外交」當為較妥，政府也是國民的一部份，今後政府應在全民外交上發展為整體外交。）有人譏為政治和尙，實受共黨統戰之惡毒宣傳也。

晚年來先生創立「中國大眾康寧互助會」，從事一系列的社會福利事業計劃，為大眾解決生殘病死之困難，興辦醫院及護士學校，不計個人毀譽，默默耕耘，鏗而不捨，臨終前猶念念不忘在返國途中經舊金山時，要為康寧總醫院籌募捐款事宜。先生對國家社會的貢獻，有目共睹，國人尊為是一位不世出的偉人實不為過。

先生創辦中國大眾康寧互助會，（以下簡稱康寧會）並非是教會給予他經費或政府有所補助，完全憑着他的愛心信心，赤手空拳而創立的。五十五年元月十五日在台北市中山堂堡壘廳舉行成立暨第一次會員大會，選出了連震東、張寶樹、皮以書、馬星野、谷正鼎、苗培成、蔣復璁等卅餘人為理事，這些位黨政界的耆賢俊彥，受先生懇切邀請，樂於贊助，以襄其盛。

康寧會為一社團組織，其目的在使參加互助者，本博愛精神以互助的方法，對遭遇不幸者予以援助，並以醫療互助為主。參加互助者，每人每月僅需繳互助費新台幣伍元，無性別、年齡、職業之限制，完全平等互惠，極具普遍性，而參

加互助者如發生死亡事故，可得互助金新台幣壹萬元，傷殘者按等級可得三千元以下之補助費，疾病者可依申請互助金及醫療優待，這辦法公佈後，當時引起保險業風波，他們認為搶走了保險公司的生意，曾經向主管官署申訴，筆者有一親戚係從事保險業者，私下對我說：「于先生這種做法，將來要預備多少錢來賠？」我不是教友，有幸在康寧會客串幕僚一席，（是義務職，僅有象徵性的車馬費）只知道康寧會是于先生推動社會福利事業整體計劃的主腦機構，互助業務乃其中之一部份，何以會賠錢，當時也不太明瞭。果然，此項互助業務自五十六年三月間開始舉辦以來，截至六十一年十二月止，先後參加的互助人，合計是一七七〇人，歷年互助金收入新台幣九十四萬餘元，而付出死亡者的互助金共壹百陸十三萬餘元，不敷六十九萬餘元，（截至目前已賠累至壹百卅餘萬元）這筆龐大的賠累款項，雖然是舉債來支付的，（賠累的主要原因，乃是參加互助的人都是年老的，故死亡率特別高）而于先生提到這件事深表安慰，常謂：「這壹萬元辦一位年老者的後事很是實惠，這件事作得很有意義。」

康寧醫院凱氏基金

康寧會創立之初，即以籌建一所規模宏大、設備新穎的現代化醫院為主要目標，由於台灣經

濟快速發展，都市人口激增，現有之醫院及醫療設備，不足以應社會需要，此種現象尤以台灣北部地區最為顯著，五十六年一月間即在內湖十四分覺得九萬餘坪土地，積極籌備康寧總醫院之興建工作，基於互助助人之原則，建院基金，以國內外勸募捐款，國內徵求贊助人為主要來源，集大眾力量而建造，亦為大眾所共有共享。上項捐款及贊助金未籌集以前，並已洽安日本三井公司貸款美金四百萬元，醫院籌建之最初藍圖，則由日本三井公司派遣千秋建築師來華擔任設計工作，嗣以中日外交關係終止乃作罷。

康寧總醫院籌建初期，首先獲得美國凱氏基金會的贊助，該會承諾協助，提供醫療器材，交換醫師及資助進修，並隨時作醫療技術方面之援助。

凱氏基金會是美國西部工業鉅子亨利·凱氏所創設，原為應其所屬員工及眷屬醫療需要，組織醫療機構，實施綜合性門診及住院服務，著有成效，

第二次大戰後，為應社會大眾需求，擴大服務對象，在基金會之下附設健康服務計劃協會，發展極其迅速，數年間在美國西部及夏威夷州創設了規模宏大的醫院廿餘所，門診中心四十餘所，參加的會員逾二百萬人，基金來源亦係以互助合作方式醞集而成，與康寧會建院之構想恰相吻合，該會數度派遣高層負責人前來我國實地訪問調查，最後一次是由朱治民博士（美籍華僑係凱氏基金會夏威夷區負責人，已故）偕同耶達雅於民國五十六年四月十三日與康寧會代表在統一飯店三七室舉行一次檢討會，會中凱氏基金會代表根據調查資料及歷次討論作成結論提出如下之建議：

一、康寧會應爭取下列二類贊助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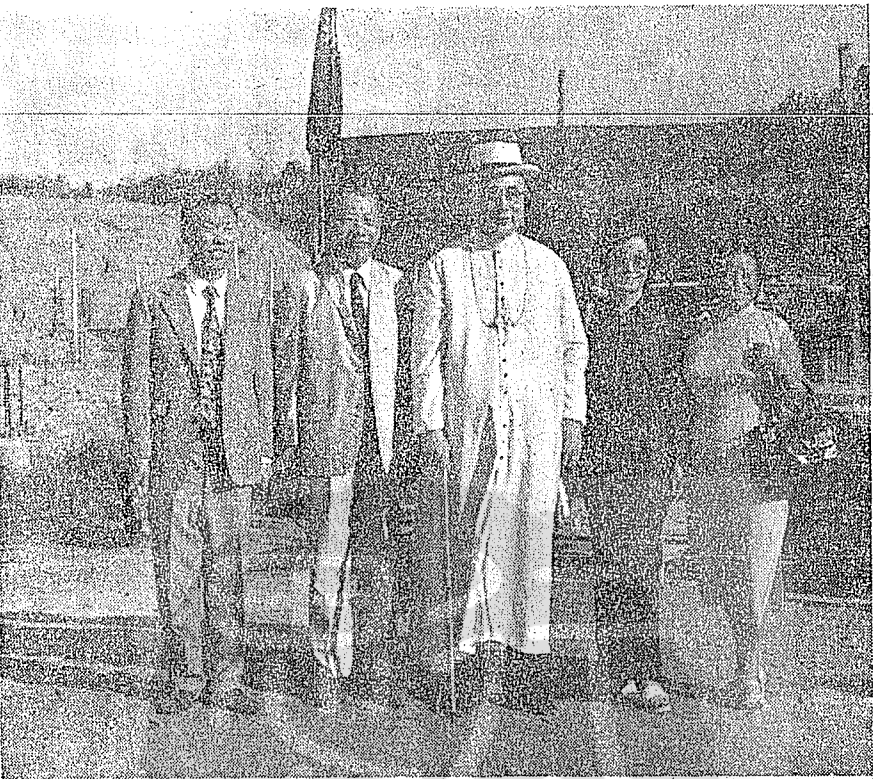
1. 榮譽贊助人，於參加時一次繳付新台幣貳萬伍仟元，贊助人之姓名鐫列於醫院大樓之牆上，並得享有價值新台幣四至伍萬元之醫療服務。

2. 基本贊助人，於參加時一次繳付新台幣壹萬貳仟元，贊助人之姓名得鐫列於醫院大樓之牆上，並得於十五年內享受半價之醫療服務。（以上二項贊助金額後來略有增加）

二、康寧會如作以上之修正，凱氏基金會確認本計劃之可行性將無問題。

三、康寧會應注意將來經常費之籌措，依照美國現行標準，二年之經常費約等於開辦費。

四、康寧會如與辦與凱氏基金會相同之其他衛生計劃時，該會亟願充分提供資料以供參考。



康寧社區公共設施開工典禮于斌（中）與故國大代表徐逸女士（右）及來賓于銜（右）等合影。

凱氏基金會總裁肯林博士 (Counning) 曾於六十年八月初專程由美來華訪問，他在康寧會舉行的簡報中，對於先生籌建康寧總醫院規劃周詳，極其讚揚，推崇備至，特別強調該會在遠東地區選擇台灣與之合作，完全是鑒於信賴于先生為其最理想之夥伴也。

土地糾紛好事多磨

五十六年五月初康寧總醫院舉行破土典禮，教廷駐華大使艾可儀氏主持破土，他還特地刻了一顆中文名字的圖章蓋在奠基的石碑上（用畢帶回國作為永久紀念）當時參加典禮的政府首長及社會人士一千餘人，情況熱烈，極一時之盛，蓋大家對於先生創辦這所規模宏大的醫院，莫不寄予殷切期望樂觀其成。不料好事多磨，未幾政府公佈將內湖劃歸大台北市，以是土地價值一夕之間增漲十倍，原投資合作者見利忘義，竟將代康寧會所購之土地，動了手脚過戶給予旁人，于先生察覺此事知其嚴重性，立即帶着購地合約去看他在震旦大學時的老同學，當時的司法院謝冠生院長，請教如何處置，謝看了合約內容，認為對方違約，應即訴之於法，于先生頓時感到非常為難，蓋以一宗教領袖去與老百姓打官司，以期以為不可，事後多次約請對方商談，坦誠開導，曉以大義，且謂：「余今日在此土地上興建醫院創辦學校，乃為社會大眾謀福利，將來皆屬地方所有，余又何能帶走分毫？」對方不為所動，終於告到法院纏訟經年，對方不惜利用銀彈攻勢，一度使于先生陷于困境。先總統 蔣公在報上得

悉于先生為興建醫院土地發生糾紛，知其必是遭遇困難（于先生創辦醫院曾經面報 蔣公深蒙嘉許），特授意陶希聖先生出面調停，陶先生幾經斡旋，在情、理、法兼顧的原則下，對方就範，在台北地方法院達成協議，和解結案。

護理學校培植人材

在籌建康寧總醫院的同時，又決定先辦康寧高級護理職業學校一所，儲備護理人員，俾醫院竣工時即可正式派用，勿虞護士之缺乏。康寧護校校舍於五十七年動工興建，同年奉准立案招生，在校舍未完成前，初假內湖天主教方濟中學上課，當時聘請的一位女校長在美國未及趕到，于先生以兼校長身份前往主持開學典禮，會後巡視學校環境對學生的起居生活尤表關切，諄諄囑咐校方人員多予妥善照顧。旋又囑筆者隨同前往康寧護校校舍工地察看良久，在回返台北途中，精神顯得特別愉快，並對筆者言：「今天我致詞以『仁愛』二字作為護校校訓，你認為恰當嗎？剛才忘記請你也講兩句話」。又謂：「這次學校立案，教育局方面不少朋友幫忙，似應請他們吃次便飯，如果不方便，就用你的名義，屆時我到一下表示謝意，此事項立即辦一辦」。筆者受他這種虛懷若谷，敬業樂羣的精神所感動，一時不知所措。

康寧護校辦了四期，畢業學生近千人，分散各地醫院服務，也有繼續深造或出國的，每遇人向其報告護校學生在社會上服務的情形，他是感到無比的安慰。嗣因校舍問題暫停招生，他在董

事會時曾經表示：目前醫學進步太快，護校畢業學生素質恐難趕上時代要求，將來招生時必須改為護理專科學校才能適應。其實事求是，眼光遠大，誠非常人所及也。

付出心血充滿信心

于先生有恢宏的氣度，悲天憫人的胸懷，一向是有求必應，來者不拒，有人謂全國人民團體中，他有四十多個理事長的頭銜，或係事實，故有時難免會替人背黑鍋，但十多年來為他手創的康寧會醫療服務事業，確實付出太多的心血，雖是遭遇許多無謂的挫折，受盡了委屈，他從未氣餒過，但康寧會原是民間組織，與教會事業劃分得很清楚，某次他親見故教宗保祿六世時，教宗對他說：「你與辦醫院，教會在經濟上未有給你支持，我個人捐款六千元以示贊助」，更是增強了他的信心。海外各地（尤其是美國、日本）也有不少人知道于先生的環境是債台高築，不時寄錢來捐助，美國有幾位擁有強大財力人士，準備成立「于斌基金會」全力支持他實現建造醫院的心願，雖然近年來他的健康情形不如以前，本身一直相信康寧醫院會在他有生之年完成的。

于先生一生奉獻於國家及教會，此次代表中國教徒參加教宗喪禮及選舉新教宗前往梵蒂岡而猝逝，可謂死得其所，猶如一位戰士殉職疆場，光榮壯烈，照耀史冊，為我們留下了敬業愛人，忠勇愛國的典範，國人懷念其功業，仰慕其風儀，悲悼之餘，無不表示崇敬與惋惜。

康寧會的理監事們在于先生逝世後，決定將

康寧總醫院改名為「野聲紀念醫院」，將一致努力完成遺志，對於先生盡瘁國家、遺愛人間表示無

限的哀思與永恆的懷念！于先生撰有「一條大路通羅馬」一文憶述他與宗教密不可分關係，以

及如何以出世精神做入世工作，情文並茂，讀來令人肅然起敬，謹照錄原文如後，以供讀者參閱。

一條大路通羅馬

于斌遺著

我以出世精神做入世工作的開始

我的一生與宗教有着密不可分的關係。回憶我是如何與宗教發生關係，必須從我的幼年說起。

我生長在黑龍江省蘭西縣的一個小村落裏。

我的祖父是一名中醫，父親是莊稼人，從事耕作。鄉村的勞力缺乏，於是我就在家中幫忙。因為我自小個子就高大，家人說我放豬一定極為威風，所以趕豬去吃草成了我的工作。東北地方稱管豬的小孩叫「豬倌」，我這一生在中國沒有做過官，「豬倌」是例外的一次，至於在國外，教廷裏除了教宗外，還有一百多位主教，相當於王儲的地位，這又另當別論了。

我六歲喪父，七歲喪母，喪失雙親的悲痛，使我早熟懂事，當我九歲那年，祖父認為我在農地中打滾不是辦法，便將我與比我大一歲的小叔一齊送進蘭西縣初等小學讀書。我因不習慣初小的教學方式，讀了一年，回到私塾中接受傳統的中國教育，每天隨老先生讀四書五經，聽古訓，學古禮。私塾的先生教書嚴格，逼得我非用功不可。在私塾讀書的這兩年，中國文化的基本精神，我都在不知不覺中吸收了，自覺獲益甚多，至今受用不盡。

十四歲那年，我們全家遷到黑龍江北部的海

倫縣海北鎮，這是一個大鎮，對祖父的事業很有幫助。同時，海北鎮的居民幾乎全都是天主教友，大家信仰虔誠，心地清澄，不但使地方呈現一片祥和，也因彼此的精神寄託一致，所以還團結起來，共同對付外來的土匪，共同維護地方的安寧。我們搬到這兒，立即領受到這股互助友愛的氣氛，祖父更進一步的了解天主教的教義是如此的真摯深切，他首先受洗，接着我的祖母及小叔們和我也紛紛受了洗。

這時，我已進入當地的小學讀書，很想學商，但學校的先生告訴我，此地很需要小學教員，為將來出路打算，不如到師範學校讀書。於是，我又去縣立中學做準備。十六歲那年，我和許多位同學結伴到省城投考省立第一師範學校。

省城離我們住的地方很遠，我們做了幾天火車趕到省城，已過了招生考試的時間，使我們失去投考的機會。師範學校的負責人見我們老遠的趕去，身上帶的錢也不多，他同情我們求學心切，恰巧錄取的新生報到後還有缺，所以答應給我們考一次。在這一百多人的考試中，我考了第一

名，達成進入師範學校讀書的心願。

師範學校畢業那年，我遇到了幾乎可說是改變我一生的大事，也可以說，這是我踏入宗教界的第一步。

那一年，正逢民國八年，「五四運動」爆發，本來我打算投考北京大學正準備功課，忽然聽到這個消息，全校的同學都感到十分激憤。黑龍江本是個文化落後的地方，面臨如此震驚人心的大事，也不甘沉默。黑龍江各學校學生各派代表集會討論如何響應此一大事。我們學校也推派了兩位代表，一位是我，另一位是吳煥章，他也是現任的國大代表，我們兩人，我是大個子，他是小個子，一大一小，很受注意。

也許，個子高的人，天生就受人注目，當我們集會之後，組成各校學生代表團，我竟然被推選為團長，我無法推辭，只有答應。

接着，我們在齊齊哈爾的望江樓下的廣場誓師，我是團長，被大家推上台致詞，然後我們準備出發到各地遊行。我知道大家的心情都很激動，耽心萬一發生事情，一發不可收拾，所以，我以十分懇切的態度向同學們建議：「同學們愛國

五十六年五月教廷駐華大使艾可儀(中)由于斌樞機(左二)陪同為康寧總醫院破土時留影。(文見一一五頁)



(頁五十七見文) 。影合員人迎歡與時國返(中)斌于月二年三十四